

如歌行板 陈汉忠

椰影红楼



文昌椰子大观园。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茂 摄

游览海南，最打动游客心扉的非椰子树莫属。漫步琼岛，椰树随处可见，粗壮的躯干高耸入云，羽叶交错间硕果累累，这些来自马来群岛的古老树种，早在古代便随着海上丝绸之路落户琼岛，至今仍在椰林深处诉说着千年沧桑。

初夏时节，我来到位于文昌文清大道的椰子大观园，犹如翻开了一本关于椰子的百科全书，这里汇集了全球17种椰子品种、200多种棕榈植物。登上椰子大观园的观海台，举目眺望，浩瀚的南海与十万亩椰林在季风中翻涌成碧色波涛，让我忽然想起200多年前曹雪芹笔下《红楼梦》中的大观园。那方凝结着中国艺术精髓的园林，此刻竟与南国椰海产生了奇妙的共鸣。两座大观园，一个是现实的绿洲，一个是文学的梦境，似乎风马牛不相及，却跨越时空诉说着自然与人性的永恒。

红楼大观园里的亭台楼阁，假山水榭，还有遍植全园的松竹梅兰，在曹雪芹笔下都栩栩如生。贾府各色人等游园时，少不了驻足品评，但多半是才子佳人般的自我陶醉。而今我们走进椰林，但见树冠如云，光影斑驳，仿佛每一株都在以摇曳的舞姿诉说着热带岛屿的千年故事，大自然早已经以更宏大的手笔，在琼州大地留下画卷。这一切，是红楼大观园所无法比拟的。

在椰子大观园，一棵被誉为“椰仙”的奇异椰树旁聚满游客，大家争相拍照留影。相传这株椰树因基因变异而失去繁衍功能，却也因此意外成为独一无二的“镇园之宝”。“椰仙”通体无花无果，树干虬结如龙，似一位修炼千年的道人，静默中隐藏着深厚的法力，威武中又带有一丝神秘。而在“椰仙”周围，各式椰树恰似护卫的甲士，各占要位，遥相呼应。红鞘椰子以樱桃色外衣点缀绿海，三角椰以坚硬的棱角执剑在手，分叉椰更是枝横云梦，叶拍苍天，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此尽显风流。不远处，一池碧水如镜，水中的倒影，婀娜多姿，微风中涟漪萌动，仿佛与《红楼梦》中湘妃竹的意象重叠。叶片传出的阵阵椰香，又分明与黛玉窗下的竹露清香异曲同工。在常人眼中，这两个大观园之美似乎难分伯仲。但我觉得椰子大观园里的风景更有生命的活力。在椰林深处，农人用椰棕编织蓑衣，孩童顶着芭蕉叶在

雨中奔跑，这种天然纯朴的生命图景，实在远比朱门里的风雅更近人间烟火。

在椰子大观园里，黎族姑娘砍下青椰，清甜的椰汁是消暑的天然解药。槟榔树下的老婆婆，把椰肉磨成白浆，灶火升起时，满屋都飘着粳粳的甜香。红楼大观园里似乎花红柳绿，美不胜收，可这些娇贵的花木经不起骄阳烈日煎烤，稍有不慎，便会枯萎。而椰树深谙生存之道，它们将根系扎进贫瘠的沙土，让枝叶在咸涩的海风中舒展。不需人们日日浇灌，不屑与奇花异草争宠，它们用青春的躯干迎接海风洗礼，把年轮刻成抵御骤雨狂潮的铠甲。

那些从岁月激流中走来的椰子树，跨越千年，留下了太多的记忆：它们记得洗夫人平叛时的战旗猎猎，目睹苏东坡醉饮椰浆的疏狂，见证过下南洋的帆影与归乡的云樯。还有人民解放军横渡琼州海峡，把胜利的旗帜插上五指山峰巅，与浩瀚的椰海融为一体。

“自澹疏巾邀醉客，更将空壳付冠师”。东坡居士在逆境中以椰壳为冠，表露了对生命的豁达与坚韧。而明代琼州才子丘濬称椰树“虽无牡丹艳，却有岁寒心”，则一语道尽椰树扎根守土，坚韧不拔的品格。

告别椰子大观园时，我带走一串椰壳风铃。海风拂过，铃声叮当，似椰林在耳畔细语。红楼大观园里埋葬着旧时代的绮梦，而椰子大观园中，每片婆娑的绿影都在书写生命的律动。回望身后，椰树挺拔，枝叶轻摇，仿佛在说，我们也有梦。

电光幻影 离响

《破·地狱》：修心记



前段时间，一位流量颇大的网络文学老师在讲经典电影时顺带谈了《破·地狱》这部影片，听这位老师的分析，一部电影就变成了一场修心记。他的讲解在我心里留下的痕迹之一是让我想起了电影《人殮师》。之后，又见一位导演朋友评价这部电影是香港多年来没出现过的富有特殊意义的电影。

影片的主故事线是对人死后的殡葬服务，在细分情节线上串联了生老病死、爱、别离等多种主题。

影片的主角名叫“道生”，这是个很有深意的名字。《破·地狱》因为贴近时代，能引起人们深刻的共鸣。我看了三遍，每遍都有更深刻的体悟，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部好片子，人物之间的对话是灵魂。

生活的重创会让一个勤快认真的人发生转变，也把生活当一场戏，灵魂处于摇摇欲坠的边缘，然而，身边向上的力量

总能唤起他内心原本就有的良知，活成一道光。这不容易。《破·地狱》中道生就经历了一场这样的转变，他的转变通过对话以及与之对话相对应的行为充分展现。

剧情设置在殡葬业。道生初入殡葬业时，用经营婚庆公司的方式营造殡葬公司，惹出麻烦后，文叔一针见血指出他的症结：没有用心。其实就是说他看不见人，眼里只有钱。

在和文叔合作的过程中，道生也受到了文叔的影响，内心发生了改变，而这改变的前提是他原本就是个不错的人。当他看到装殮师把物品放在逝者的身体上，他亲自动手把物品拿下来，其他人殮师用“鱼”来形容逝者时，他说：“不要叫他鱼，要叫他老板，没有他我们就没活啦。”这句话像一道闪电击中了生活的真相。作为一个观众，听到他这句话，都会忍不住眼睛发热。在日常工作中，我们会厌烦，以为自己是付出是吃亏的一方，其实是共生的。

当他对在莲姐遗体前哭泣的文玥说出“眼泪不要滴在先人身上，先人舍不得走的。”这句话时，立体的温情顷刻间喷涌而出。这体现出道生在这个行业的浸润下的用心，对文玥的关心，同时对事情做更好地推进和完成。

在影片的结尾，他对怀孕的女友说：“其实，能来到这个地球，成为一个人，本来就很难得，很不容易。”这句话含有大慈悲，不仅达观，也包含珍惜之情，道生破了自己的地狱。

提起“地狱”，我们都会有一种明晰的玄妙感。在字面上“地狱”是特定的某种场景，它是共性的。尼采说“他人即地狱”，因为是名言，所以早有专业的解说，抛开他人的解说，只看这几个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但从字面上看，是外因，而在这部影片中，“地狱”更多的是内部探索。

人类可爱的地方在于“人的一生”必须要特定的这个人亲自经历，所产生的感悟和体会没办法遗传到下一代身上。如今，心理领域和社会学领域都在谈原生家庭给个体带来的影响。在《破·地狱》中，这个话题的范围被拓展了，一种时代的原生性在个体生命中有厚厚的烙印。

行业的行规往往也是从业人员的原生烙印。在殡葬业，喃呒师傅都遵循着看不见摸不着的祖师爷的规训，却完全认识不到行业的自我囚禁和社会的进步。

人是情境中的动物，生活中总有某种遥远的记忆和爱好能唤起两个原本不熟悉的人之间心心相印的部分，让人觉得缘分难得。片中最能感染人心的是道生和文叔唱南音的部分。词好，唱得好，表情、氛围都刚刚好，把旧年人物身上的故事感拉满，同时也缩短了道生和文叔两代人之间的距离，找到了人与人之间超越年龄的共同的情感需求。

流金岁月 阳经纬

夏日插薯秧

家乡的农家会在早春种下二三十个红薯，每个红薯能冒出好几个嫩芽。到了初夏，那些嫩芽已经蔓延成藤条，最长的能有好几米。不过，想要获得好的收成，需要利用这些红薯藤进行二次移栽，扩大种植规模。

如果接连几天下雨，绝对是插红薯秧的好时候。父母亲一大早就割了长长的红薯藤挑回家，堆在堂屋里。印象里我们总是祖孙三代人一起，敞着大门，坐

着小矮凳，左手藤条右手剪刀，开始修剪的活儿。奶奶的手干枯如柴，但是动作沉稳熟练；妈妈的手柔软灵活，动作快又有节奏；我和弟弟妹妹的双手稚嫩而笨拙，虽然动作慢些，又时常开小差做游戏，但三个臭皮匠还是能顶个诸葛亮的。

红薯藤生命力极强。藤条上萌生叶子的地方就是一个节眼，每个节眼上长着根须，插到土里就能生根；甚至不经意在地上扔一段藤条，也能成活。我们把一根长藤剪成小段，每段三四个节，剪去下面一两个节的叶子，留下上面一两个节的叶子，这样一段红薯秧苗就诞生了。几双手在藤条间翻飞穿梭，挥洒自如，杂乱的藤条很快就被剪成十几厘米的秧苗，整齐地码放着。

堂屋里，说笑打闹声、剪刀的嚓嚓声此起彼伏。门外雨声淅沥，雨水在门前低洼处汇成一条浅浅的小溪，向更低处的水田徐徐淌去。这样的夏日，吵闹却又安静。

剪红薯秧像是流水线作业，只要重复几个动作就可以，但这个过程并不是那么枯燥，小孩子总会找到乐趣：从藤条上剪下嫩嫩的叶杆，去掉叶片，从杆的两侧交替把杆肉折成一段一段的，保留着杆皮。这样一根叶杆就能对半分成两段，每一段上有连续的杆皮和断续的一粒粒杆肉，好似一颗颗绿珍珠附在一条丝线上，戴上脖子可以当项链，挂在耳朵上就是耳坠，垂在下巴下面就是一缕缕胡须，有趣得很。这样的游戏，不消说又是一代代传下来的，似乎全国的农村孩子都玩过。

趁着停雨的间隙，母亲挑着簸箕，我背着背篓，满载着红薯秧苗，领着弟弟妹妹走向希望的土地。我们穿着凉鞋走过水田和菜园的小路，扰动了路边的杂草，草上水珠碎落到脚上，凉意仿佛透过皮肤沁入骨髓。我们脱下鞋子，赤脚下地，不消说那湿土也是凉凉的。清凉侵袭着我们，夏日的燥热消退了几分，在这样的环境下劳作，我们并不觉得辛苦难熬。插红薯秧很简单，把秧苗缓缓插入松软的沃土里，只要确保至少一个节没入土中就好；当然两个节更佳，能增加生根成活的概率。

人多力量大，篮球场大小的一块地，个把小时就插满了。接下来的几个月，红薯秧会迅速扎根生长，藤条四处蔓延，从阳光和土地吸收养分，逐渐膨大地下的块茎，直至晚秋霜降时才结束它们的使命。

记忆里，每一次插完红薯秧后，我们在旁边的草地上蹭掉鞋底粘的湿土，把凉鞋放进背篓里，准备赤脚回家。看着插满红薯秧苗的土地，我们仿佛闻到了久违了的红薯香，听到了圈里的猪大口吞吃红薯藤饭时发出的“咚咚”声。我们盘算着，秋天收了红薯以后，要捆上十几把，高挂在房梁上，在秋冬季节干燥的空气中，红薯的水分渐稀、糖分渐浓，烤熟之后，一定會在寒冷冬日里为我们带来一份难得的温暖和甜蜜。



插薯秧。资料图